

6/c
分三編
卷一

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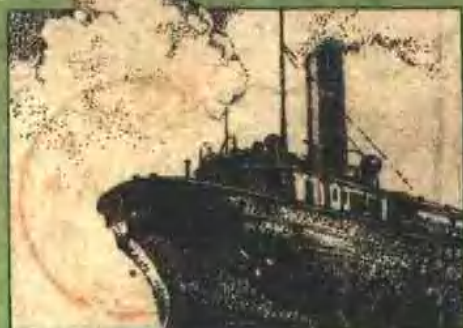
寫改浩顏

運

油

(克爾莫夫著「油船德賓特號」通俗本)

船



行發店書華光

運 油 船

克爾夫油船健康寶特號運本

顧 浩 改 寫

光華書局發行

YUNYIUCHUAN

YAN-HAU GAI SEI

一九四八年九月
在大連印造
初版發行二千冊

•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•

著者 克爾 莫夫
譯者 顏 冀
出版者 光華書局
發行者 光華書局
各地

運
油
船

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候，蘇聯裏海輪船公司，有一隻著名的運油船——德賓特號。這隻船，是這裏斯泰哈諾夫運動中，鼎鼎大名的二隻船。其他的船頂快的一點鐘走十二哩，它一點鐘却要走十四哩半，完成了運輸任務的百分之一百二十。報上經常有他們的新聞；據說，四十五個船員的相片都上過報了。十一月底，有隻運油船失火，他們冒險把火海裏的船員救出之後就更出名了。

可是，不瞞你說，這隻船本來是人人看不起的哩！公司裏對它沒信心，碼頭上的人誰也不拿正眼看它，同行的船遇着它都不打招呼。就是本船上的人吧，也不想幹下去，譬如兩個青年團員，就打算過要想辦法調到撈船隊去，覺得留在這隻船上怪沒出息。

那麼，爲什麼後來它又超過了運輸任務？居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斯泰哈諾夫運動者？

這是怎麼轉變的呢？

要知道這故事，我們得從頭說起。

目次

司令官	一
烏合之徒	二六
號召	三〇
斯漢哈諾夫航行	三三
風	四〇
車臣島	五五
尾聲	六四

司令官

在這個轉變過程裏，有個重要的人，名叫巴梭夫，我們就先講他吧！

巴梭夫年紀不到三十，早先是海船上的摩托手。因為工作成績好，肯研究，上級培養他，調他到技術學校學習，畢業後，就把他派到裏海石油港的造船廠當技師。這個人一股熱情，在學校上熱力機械學的課，或是講機器零件的時候，他一個字也不放鬆。到廠裏做起工作來勁頭十足，誰也賽不過他。他為人最大的特點，是無論對什麼事，都要想辦法把它再推進一步，再弄得更好一點，再改善一下；比如說，他看見工人在機台上削活塞環，就想如果機台上裝兩把削刀，一定快得多，還省材料。看見電氣工人在鑄膠皮線管，又覺得可以想辦法，做得更快更簡單。而且信心很高，敢負責任，認為在共產

黨領導下邊、無產階級什麼都能創造。和那種死抱着舊經驗，舊方法的人，一看見工人開動腦筋想新辦法，就嚇慌了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樣。所以他和官僚主義者們就頂合不來了。但是工廠裏的工程師技師，還有些職員，都不喜歡他，提到他，就擠眉弄眼的譏笑他：「充英雄，」「巴結上邊，」「無非是想得獎，多弄幾個錢。」「毛頭小伙子！」總之，沒有好話吧了。擁護他的也有，——那些都是年青的工人，和工人裏邊的積極份子。

他的工作的確不容易做，同他一齊工作的人不了解他，不喜歡他。到廠裏之後，碰過不少釘子，甚至愛人也埋怨起他來。這些問題我們聽聽他的故事，就知道了。

且說在那年冬天的時候，港口凍上了，先先後後，有將近十隻船泊在船渠裡修理，廠裏各部門都加工，機器聲日夜不停，分三班輪流工作。這些船的船長、技師、大副、二副……一個接一個的到廠裏來看，爭着把疲倦透了的工程師拉到旁邊，敬他們香烟，個個表示希望自己的船提前修好，工作實在緊張，人累壞了也幹不完，偏巧總工程師倪邁又病了。那天巴梭夫帶的一組人，到隻大油船上修發動機，足足等了兩個鐘頭才看見總工程師拄着手杖，過跳板時十分吃力，爬上甲板，便靠在欄杆只是喘氣。

巴梭夫朝他臉上望望，一看氣色不正，嘴唇發白，就開口道：「你病了，不能做事，怎麼辦呢？」少停了一會，下決心說：「我負責交貨。錯不了，你歇歇去吧！」

倪邁一驚，攔着說：「你有把握嗎？別弄糟了，這不是好玩的，你幹這工作才多少時候。」語這麼說，人可實在支持不住，遲疑了半天，歎口氣，勉強道：「你幹吧……。」說罷就走了。巴梭夫得他允許，立刻把人帶下機器房，連忙動手。趁裝置工人卸壞零件的時候，他又跑到旁邊一條船上，去找那邊的修理組長布朗尼，告訴他倪邁病了，勸他也自己動手修理。布朗尼聽了，搖手道：「你瘋了，沒有工程師，我能幹什麼？」巴梭夫忍不住說：「修理工作不能停。你學的東西，還想留到那一年用？反正到時候就得交貨，快動手吧！」說着就奔回大船上去，回頭看看，布朗尼信了他話，正在跑來跑去召集人。

幹是幹起來了，可惜廠裏還有官僚主義者呢。損壞的零件拆下來，巴梭夫急急忙忙跑到技術部，偏找不到繪圖的人。半路上把技術部主任儒佳講理，技術部主任把手一擺，肩一聳，怒道：「沒有人，沒有就是沒有。話說完了！」

巴梭夫也聳聳肩，說：「好吧！給我紙，我自己畫，修理總不能停。」他挾着紙回到船上，布朗尼也怒冲冲地回來了，他也找不到人繪圖。

巴梭夫正在用圖釘釘繪圖紙，心裏慌，嘴上硬道：「自己畫吧！」

布朗尼狠狠的道：「自己畫，自己畫，你瘋了？看你能的，照這麼幹法，真要跟着你上報了。」

巴梭夫到底把他說服，兩個人一齊工作到夜深。做完活，出得艙來，只見天黑極了，岸上的工廠，一排排窗子燈火輝煌，隱約聽得到機器轟隆隆的響。布朗尼雖說是跟着繪了圖，心裏還害怕出岔子，自己要倒霉，想想又一把抓住巴梭夫的手說：「算了吧，別拿去吧，鬧出禍來怎麼辦？」

巴梭夫笑道：「膽子大一點，沒學過嗎？錯不了。」一邊說一邊就拖着他走，到場裏把圖樣交了。

過兩天，零件做好，巴梭夫帶了工人下手裝置起來。他親自檢查所有的零件，弄得一身油汗，按新的方法安排了工人，結果安接連杆只費了十分鐘。安第三個活塞八分鐘

就弄好了。倪邁來看過兩次，先是不放心零件，怕他們弄錯，出毛病。第二次來把巴梭夫誇了一陣，但是，沒看出裝置工作比平常快得多。巴梭夫正想把自己的新經驗報告給他，倪邁却匆匆忙忙走了。

巴梭夫常常覺得，大家不熱心改進工作方法，有時還要反對。一種工作，積年累月做下來，誰也想不到要變一變。你提提意見，就有人冷笑了：「想做發明家了，也不想胎毛還沒乾呢！」比如旋刨工人艾巴特想出了新辦法，把以前要做六小時的活塞，現在只消兩個半鐘頭，就作好了。可是機匠不准他用新辦法，罵他會把刨床弄壞。巴梭夫向倪邁建議採用，工程師也不同意，布朗尼在旁邊冷言冷語，叫他去翻翻書，說：「書上都說過，該怎麼作的。」巴梭夫批評他們，不放手發揮工人的才能，不相信羣衆的創造。倪邁臉紅起來，和他曠了一陣。巴梭夫看看談不出結果，心想，只有等等找黨的負責人來解決了。

正月，一天裏來了十隻船要修理，開生產會議的時候，吵得很厲害，倪邁說：「一定要分一半給別的修理廠，整個冬天各部門天天加工，老是日夜工作，已經支持不住了。許多工程師、技師聽了，都鬆了一口氣，心裡哼道：覺悟了。經理瞪着眼睛，忽然喊起來道：『總工程師都這樣想，怪不得廠裏情緒不高，非打擊這種胡說不可！』」

倪邁手攔在腰裏，狠狠的回答：「我的話有根據。你光下命令容易得很……」

大家都不響。

只有巴梭夫高聲叫道：「佈置緊急工作吧，說些空話幹什麼？」

領導上堅持要完成任務，結果到正月底，油船全修好了。積極份子大會上，倪邁把原先自己反對的事，全拋在腦後，在會上反大吹大擂起來，把這次的突擊成績，誇得天花亂墜。臨到巴梭夫講話時候，他又提到工人創造的新方法，廠裏沒有採用，其實還可做得更快，把平常的工作改進一下，速度加快，機器能力全部發揮出來。以後根本就不用着什麼像這次的緊急工作了。一時衝動，又說了幾句得罪人的話。結果工程師和職員裡有些人對他更不滿意了。當時會場上幾乎就叫他好看。他回到家裡，覺得自己很孤

單，他愛人牟霞（電台的收發）也不了解他，勸他道：「別這樣幹吧？你不開新花樣不成嗎？那些工程師，誰不是老資格，你冒犯他們有什麼好處？別人都不像你，還不是照樣得獎。偏你跟人家攪不好，就什麼也撈不到。你不睡覺趕夜工，又有那個知道了？到處找毛病幹什麼？我看你這人，真古怪！」巴梭夫聽了她這番話，覺得誰都不了解他，更是悶悶不樂。

這事過後不久，就要化凍開航了。這時造船廠停了好幾隻新的摩托船，都是一模一樣的運油船，裝着蘇聯出品的、一千四百馬力的狄塞爾式推進機。可是布朗尼負責調整「德賓特號」的機器，總共只能開一千匹馬力，開會時候，布朗尼帶來了一疊厚厚的書，抽出一本指給大家看道：

「這裡寫着的，說得明明白白，海船上的發動機，普通都只有設計馬力的百分之七十，最多百分之七十五，沒法再多了。根據一翻出來，會上的人都安了心，覺得並不是自己工作不行，於是高興起來，大家點頭稱是。所以第二隻油船調整過後，也是一千馬力，大家都表示很滿意。忽然間由巴梭夫負責的第三隻油船加馬利號，却出人意外竟然

達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匹馬力，巴梭夫馬上報告了總工程師，並且提議叫別的船開回港，重新調整一下。消息傳開，場裡就哄動起來了。經理立刻找布朗尼去談話，布朗尼一路走，一邊想着替自己辯護的理由；一邊抱怨巴梭夫，自己想往上爬，想加薪也罷了，可偏要想法把別人壓下去，要別人的好看幹嗎。走到經理面前就支支吾吾的說：「這沒什麼奇怪，發動機馬力不同。又要這麼急急忙忙的交貨，……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經理拍着桌子道：「你這不是欺騙公司嗎？看看巴梭夫的報告，一樣的船，為什麼巴梭夫負責的，就能有那樣高的馬力！你說，你說！」布朗尼低了頭。

倪邁湊上前去，和經理囁咕道：「巴梭夫這人有毛病的，不要只聽他片面的話。」經理沉吟道：「……算了吧，德賓特號不用開回來了，就在船上再修理吧！……但是要派個技師去，倪邁，你看誰去好呢？」布朗尼一驚，就想趕快溜了，生怕經理就派了他去，心裡連忙準備理由推辭：「沒有實際經驗」，或者說：「有病，神經衰弱」，再不然就說：「母親年紀大，又常害病。」……正在低着頭盤算，却聽倪邁氣憤憤的說：「那裡派得出人來呢？只好派個黨員吧，叫巴梭夫去好了。」經理點點頭，布朗尼本來已

經濟的溜到了門跟前，這時就立刻挺起胸來，精神抖擻的走了出去。

巴梭夫才接到調動命令時，不大痛快，心想要不是自己和總工程師關係不好，大概不會把自己推出去的。一個人在家裡，想來想去心裡不服：油船發動機達到設計馬力，不是容易的，努力的結果，反倒是把人調開到船上去。他們死抱着過去的標準，光景都不願意別人創造新紀錄。看看牟霞洗了衣服，靜默的坐到窗子跟前，也不點燈。巴梭夫知道她不高興，覺得應該安慰她，就說：「總得有人在船上工作，不是我就是別人，把德賓特機器房交给了我，也是個重要工作。」同時就立起身去拍拍牟霞的肩膀。

不料牟霞抬起頭來，滿臉是淚，抽抽噎噎的訴苦道：「……你這人倒霉透了。你一天忙到晚的工作，忙的像趕什麼似的。又是開會，又是上課……到家就蒙頭大睡……你弄得大家反對你，把你打發走。你知道也好，偏偏你還得意，你怎麼這樣傻！……」巴梭夫聽了難過得大叫道：「你囉嗦的什麼廢話，把我打發走，有什麼了不起。工廠有些地方，確實作得不好，我想它作更好些，難不成錯了。工廠裡只看到舊標準，不知道標準是人定的，可以變的……」

半霞傷心的望了他，說：「不談了吧？你上了船，以後見面時間不多了，你別生氣。……你還不知他們往船上派了些什麼人呢？這些水手都是送給人也不要的……」

巴核夫對女人歎了一口氣，心裡悶得很，有話沒處說，在房裡轉了一會，突然回身跑出去，一個人在海邊溜躑了大半夜。第二天剛亮，就帶了簡單的行李上船去了。

三

船上的幹部確實不太健全。

船長名叫顧德甫，是個老海員，沙皇時代就是船長了。在裡海輪船公司統計課，已經工作了十五年。就是說，長久都不幹船上的勾當了。人早已顯得老相，不愛動，這幾年來，性子越來越軟弱，自己拿不穩主意，遇事怕負責。覺得統計課光光亮亮的大辦公室挺合適，八個鐘頭幹完，回家和年青的老婆，娜妲麗一起喝喝茶，真是再舒服也沒有了。他也看不慣這些新式的運油船，起錨搬舵都用電力，不用蒸氣。消防設備，不是水龍，却是碳酸瓦斯，……什麼都跟他以前駕駛的船不一樣了。

他還有一樁心病，不敢說出來。——一九二〇年時候，紅軍打到奧得薩，白黨把他的船扣住，派了差，準備撤退。船員開會商量，都主張拒絕裝運，技師葛里偉臉色發白，慢吞吞一字一句的說道：「我不運，要打死，打死算了，他們是些什麼東西，算人嗎？在城裡又是搶，又是姦污女人，我有良心，我不主張運。」

顧德甫勸道：「小聲點，葛里偉，雞蛋能抗得過石頭嗎？拒絕運，非把我們打死不可……」

葛里偉沙着嗓子道：「把水門一開，大家上岸，不就完了。……我說，大家齊心，今天晚上幹。」

顧德甫一看大家都氣虎虎的，就裝做同意說：「好吧，好吧。」

天剛晚，街上擠滿了白黨的軍隊，亂七八糟，都趕着往碼頭走，他也擠上船，船員立刻把他圍住，叫他下命令。顧德甫禁不住兩腿發抖，唧嚶道：「鬧什麼……等一等……我們究竟還不運呢？……」

船員們一氣，不等命令，都自動的下船了，顧德甫也不敢攔，忽然想到不好，趕快